

和最美丽的
和最温暖的

四川文艺出版社

和 的 最 美 丽 的 最 温 暖 的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最美丽的和 最温暖的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唐宋元

封面设计：李少成

扉页设计：田 丰 韩健勇

技术设计：吴向鸣

最美丽的和最温暖的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875插页3字数173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20册

书号：10374·136 定价：1.72 元

蔡展煤矿工人
文艺·这是一条
出路。

菊



題

一九四一·十月

代 序

——在全国煤矿文学优秀作品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贺敬之

全国煤矿文学优秀作品评奖这件事，是煤炭战线上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我们首都文艺生活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参加今天的会，我非常高兴。首先向获奖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煤炭战线为我们的工业建设提供“粮食”，为我们全国人民，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提供光和热。你们用自己的笔成功地反映了这些光和热，这是很值得高兴，很值得庆贺的。

煤矿职工这支队伍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煤炭战线上工作的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也是社会主义文艺队伍中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一支生力军，也是一支主力军。或者说现在是生力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必定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支主力军。你们大部分同志都是年轻的。我相信，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明天，将看到你们创造出来的更多的光和热，给我们的太阳和春天增加更多的力量和光彩。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可以说是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生活，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方针性的问

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当然是要百花齐放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什么题材都可以写。但是，表现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表现四化建设，是我们首先要提倡的。

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方针。我和许多同志还多次商量，想在关于文艺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把“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同人民群众结合”也作为方针问题提出来，不知在座的同志们是否赞成？这两句话的后一句是指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上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前一句话是指社会主义文艺作品重点地应反映什么样的内容，文艺创作应重点地实现什么样的任务，才符合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的、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容应当是非常丰富、无限广阔的，一切健康有益的东西都是需要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搞得很狭窄。“四人帮”时期更是推向极端，弄得只有八个“样板戏”了。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年，在文艺战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许多“左”的做法，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但百花齐放不是说不需要重点。重点就是体现社会主义文艺主要的、本质的特征，体现社会主义文艺同封建的、资本主义文艺的本质区别，因此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的东西。正是这样，把“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同人民群众结合”作为方针提出来应当说是合理的。许多年来我们很多同志实际上是这样做了，他们在实践上已把这个作为方针性的要求来对待的。另外，也有一些同志没有这样做，少数人甚至走上相反的道路，提倡“自我表现论”和其它同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不相容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就这一点来讲，把以上

这两句话提到方针的高度来要求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说“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内容有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我把它简化成两句话：一句是“表现时代新貌”，一句话是“塑造时代新人”。什么叫社会主义新人？理论界和创作界有不尽相同的看法，这可以作深入的探讨。但是我想，社会主义新人总得一是有社会主义思想，二是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干社会主义。这是起码的。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完人，就是一种性格的人，一种模式的人，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性格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有的同志说，提出写社会主义新人是不是狭窄了呢？不，不是这样。写十亿人民的气象万千的新生活和他们当中千姿万态的新人形象，怎能说狭窄呢！

近两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出现了一批值得重视的写改革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在座同志中有的作品在内）塑造了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形象，其中有不少在观众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艺评论界也在注意研究和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文艺创作的新进展，特别是中央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以来文艺创作的新进展。当然，这首先是现实生活本身的发展对文艺创作的要求和推动。文艺创作要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不能不写生活是怎样在改革中继续前进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只能是革命的事业，改革的事业，发展的事业，而不是停滞不前的，更不能是倒退的。文艺创作要充分现实主义地表现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不能不写出是在这样的现实关系和历史潮流中生长出来的新人形象。这些新人既然是有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也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一劳永逸的

事业，从来只能是不断进行破旧立新的事业。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阶级斗争已不成为主要矛盾，整个国家已转到以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阶段，如我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新时期；即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回到了正确路线，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扭转乾坤、春回大地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继续进行破旧立新的工作，仍然要在改革中前进。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有一系列改革的任务。我们整个事业的困难还有很多很多，改革的困难和阻力也是很多很多的。其中来自“左”的思想流毒、官僚主义、特权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等的阻力，是决不可轻视的。我们的文艺创作，表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勇敢地进行改革的实践，并且和上述种种困难和阻力进行斗争，是完全应当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文艺思想上，我们要继续反对“无冲突论”和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创作。毫无疑问，我们坚持认为文艺创作必须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正确地表现我们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但这决不是说要回避矛盾斗争，决不是不许写阴暗面，包括我们社会中的和党内的阴暗面。不能把“本质”的涵义和“主流”简单地等同起来。习惯上这样用可以，但作为科学的语言论证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我们常说的某一个社会的本质，任何时候都是指这个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而矛盾运动总是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矛盾方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矛盾的主导方面和矛盾发展的主流决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表明这个社会的本质的主要方面。但“性质”的意思不等于“本质”的意思。不能否认社会矛盾本质中不居主导地位的那一方面也是本质的另一方面。如果不然，那我们就只能得出这

样的结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总是居于次要方面，次要方面的东西非但不能成为本质，连作为在矛盾斗争中居次要地位的一个本质方面也不算，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可以写阴暗面。如果这样，这不就是无冲突论吗？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我们的社会还需要改革，还需要向落后面和阴暗面作斗争；否定了现实生活中还需要社会主义改革者，否定了文艺创作中还需要表现社会主义改革者。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不能同意的。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同时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也必定是、或者说首先应当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者和保卫者。刚才说到改革者同时必定是建设者，这里也应当补充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就必定既是物质文明的建设者，同时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这样的人不能是空头政治家而必须是实干家，是各项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干家；但同时也必须是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觉悟、有高尚而丰富的精神境界的人，而不会只是个“实惠主义”者或庸俗经济唯物论者。这样的人必定是思想解放、坚决反对一切僵化或半僵化，坚决要破除一切旧事物、旧框框的束缚的人，但同时他也决非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破掉一切，连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正面经验也要否定的人。几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在我们文艺战线是出现过的。这也不奇怪，在破旧立新的历史大变动时期，旧的东西冒充新的东西，甚至也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合乎规律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有人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拨乱反乱”，也是不奇怪的。前一阶段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有少数作品正是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潮。在理论观点上与此相呼应，也出现了某些资产阶级思想的翻版

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识别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要在文艺作品中正确地塑造社会主义改革者，就不能不注意他们必须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者和保卫者这一重要方面，必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者这一重要方面。说到这里，我想起前些年我们曾把“四·五”事件和“五·四”运动相比。我们大家也都非常赞同周扬同志的论点：“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那篇著名文章，这是有道理的。“四·五”和“五·四”在精神上确有相一致的东西，这就是：都是以青年做先锋、以解放思想为号角的伟大的群众性的思想政治运动。“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序幕。连同延安整风，把它们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合乎实际的。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加以注意，这就是：“四·五”和“五·四”在根本的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后两次和“五·四”运动的那一次，在根本的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五·四”那一次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彻底地“打倒孔家店”，彻底地推翻旧的统治秩序。而“四·五”却不同，它推翻的只是“四人帮”，继之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思想解放运动，要破除的只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我们党的“左”的失误和其它方面的离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表现，而决不是要彻底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是要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我们的否定，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的否定，而不是否定一切。要解放思想，是指沿着马列主义轨道的思想解放，决不是漫无边际，更不是向资产阶级道路的“解放”。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为思想解放呼号，为具有思想解放的锐利锋芒的改革者塑造典型形象，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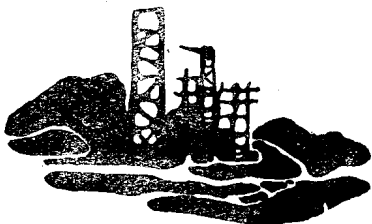
能不注意这个根本点的，是不能不注意它和负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的那些革命者或改革者的不同历史特点的。

总之，我们要更好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理所当然地要把他们塑造为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这个改革者同时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四项基本原则的保卫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者，又是精神文明建设者。我这个简短的发言，就这几个侧面谈了以上这点粗浅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再次向大家表示祝贺。同时祝愿同志们，坚持同人民群众结合的正确道路，深入到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中去，加强思想锻炼，提高艺术修养，更好地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风貌，更好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目 录

代 序.....	贺敬之	1
燃烧的呼唤.....	韦 翰	1
山雾散去.....	谭 谈	115
一个矿工的妻子.....	刘庆邦	187
努力塑造当代矿工形象.....	成善一	285



1

上夜班的时候，碧华大姐塞给我一件厚厚的邮件，促狭地眨眨眼说：“又来了！”

邮件是那位在遥远矿山的人寄来的，我的脸马上滚烫起来。降生在这扰扰尘寰的三十个春秋，从身体到精神的一些方面，都好象磨起了茧子，唯有这爱脸红的毛病，到死也改不了。有人说，这是自我感觉特强的结果；有人说，这是情感幼稚的表现；有人说，这是由于我脸上的皮肤太白……。唉，大概请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来也解释不清。反正，这时刻，我莫名其妙地脸红了。

见了我的窘态，碧华大姐举起手指，威胁地戳了戳我说：“我忙下班，不同你罗嗦，明天你再不对我坦白，我不准你住我们家！”

她走了。我掂了掂沉沉的邮件，毫不怀疑地相信：他终于给我找到了！可我不想马上打开它，悄悄塞到值班医生休息的床褥下。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心理在作祟，总觉得只有在十分宁静、毫无干扰的时刻拆开它，我才能享受失落已久的幸福。

自从获准到母校的附属医院进修以来，这儿的一房一舍，一草一木，甚至几片流云、几丝柔雨都在推搡着、敲打着我的心扉，使我渴望看到这丢失了许久的东西。仅因临别前我一句随便的嘱托，亏他记住了，并且从我家里找到了。我对他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真是个细心的人！不过，有一点你可不够细心，我离开矿山才半个月，你就连续寄来了几封信，引起了病房的年轻人很大的误会。前天，一个护士在分发病历纸的时候，竟给了我一大札，当着那样多的医护人员，她宣称：“优待唐大夫，她的信太多，多给点好写回信呀！”你看你给我招惹的！

困倦地拎着那邮件回到了寄宿的地方——我五年前在医学院的同学廖碧华的家里。碧华是两年前调来本校附院当内科医生的。我本来住在附院的进修医生集体宿舍，那些一排排紧挨着的双层床，对我这个神经衰弱的人简直是莫大的威胁。碧华知道了，前天硬把我安在她女儿的住房内。这是一间朝南的小房，窗口正好远远地对着校园。五年的时光，流去了人间多少悲欢，而这校园依然如旧，唤起我久别重逢的感情。

我用剪刀剪断了那包扎整齐的塑料纸带，又小心地撕开用浆糊糊得很紧的牛皮纸，然后，又拆开那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我的天哪，他包扎得这样仔细，好象他知道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是我生命的一部份。我的手颤栗起来了，那本使我梦绕魂牵的日记呈现在我眼前，纸壳封皮上原有的浓绿，显示出饱经沧桑的色调，已然发黄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浓绿底色上所描绘的，仿佛是一株粉红的桃花，而今却分明是几枝寒梅。是记忆有误呢，还是我辨别事物的本领增强了？反正，这五瓣一朵的小红花，给我带来了温馨，也给我带来了寒意。翻

开封皮，印着淡淡黄菊的扉页上，题着三行诗：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是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没有题赠者的名字，也没有我的名字，但那饱和了浓蓝墨水的潇洒的笔锋，不是已经画出了一个人的音容和性格了么？我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他那密密麻麻的字迹已经变淡变黄，但，他所记录下来的、我和他在生活中并肩跋涉的脚步是那样的清晰，使我仿佛又看到了他的面影。这是一张具有北方男子气概的显露着内心全部单纯和热情的脸，只有那双明亮的俊秀的眼睛藏着秘密，它正深情地凝视着我。这秘密，全倾吐于这本薄薄的日记。从我那次不慎落水，他把我救起的那天开始，到他提前离开医学院为止，他这个来自矿区的学员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学员的炽热感情，都贮存在这字里行间了。他是个全院出名的直率得惊人的人，竟能将如此灼人的东西隐藏了那样久。如果不是提前离校的遭遇迫使他豁出来将它交给我，我们的生活道路也许不会交汇在一起。可是，谁又料到这条路却这样短，当我感到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呵，我的复星！……

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力，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竟象个女孩子那样，嚤嚤地啜泣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一双柔软的手从身后轻轻抚摸我的肩头，伴随微微的叹息。我知道这是谁，将头向後一仰，依偎在一个温暖的胸脯前面，尽情地痛哭起来。

“唉，小妹，这些年你真太苦了！”碧华大姐叹息着说。分别数年，忧患已经使我的眼角出现隐约的细纹，可她仍然叫我小妹。

“大姐！”我哽咽着说，“怎么能相信，他会撇下我去了。实际上，我和他之间的一切怎么也结束不了，它还牵扯着我的心，已经牵扯了那样久，好象还要牵扯下去。……”

“小妹，已经结束了的，就让它结束吧。”碧华大姐仍然怜悯地抚摸着我的双肩。“生活就是这样，有人盼望早早结束的，偏偏结束不了，直到进火葬场才算完；有人盼望永远不要结束的，偏偏在这样盼望的时候就结束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看，过去了的就不要再强拉着它了，勇敢点，开始新的生活，答应他吧！”

“谁？”我倏地挣脱身子，站立起来，惊恐地望着碧华。

“还有谁？就是给你寄东西的这位呀！”碧华神情严肃，没有取笑的意思。

我沉默了，低垂下泪湿的眼睛，心中困惑而慌乱。实际上，给我写信和寄东西的这个人，并未对我提过什么要求，因此我无从答应；即使他真的有那样的要求，我也很难答应。我感到说不清，只好支支吾吾地喃喃着：“你……你说的是什么哟！……”

“小鬼头！”碧华笑了，用手指刮了一下我发烧的脸蛋。

“你就是对我死保密！全内科病房哪个不知道，进修的唐冰茹大夫有个真心实意的追求者，隔两三天一封信，比年轻人还追得热烈，可你满口否认。”

“鬼扯，你也跟着鬼扯！”我急了，“我真不懂，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是拿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天下的